

# 百禽百聲音 一動一情性—— 邊文進三友百禽

譚怡令

## 邊文進與宮廷繪畫

邊文進（約一三五六一—一四二八），福建沙縣人，因邊姓原為甘肅隴西舊族姓氏，故畫幅上常款題「隴西」二字。明成祖永樂（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年間授武英殿待詔，此殿和仁智殿均為京城中畫家的工作之地。至宣宗宣德（一四二六一—一四三五）初仍供奉內廷。

任職為宮廷畫家，必多應制之作，需搭配宮廷的整體環境，如皇家的貴氣，建築的華麗等，繪畫的三大題材山水、花鳥、人物中，花鳥較

具優勢。因花和鳥豐富多變的造型與色彩，繽紛燦爛，易有富麗感和裝飾性，展現廟堂之美。且許多花鳥除本身的美感外，還具有祥瑞的象徵意義，正符合宮廷裝點之需，達到賞心悅目的目的。又明初帝王的管束力甚強，畫作的內容或含意若不稱旨，可能受到懲處，甚是殺身之禍。花鳥題材純為自然界美麗的景象，不易碰觸到不恰當的觀點或遭誤解，

如記載中明初重要的宮廷畫家戴進（一三八八—一四六二）畫〈秋江獨釣〉圖，只因景中人物身著紅衣，便被解讀成紅色為官服，獨釣者怎可著此，不合體制；另畫春夏秋冬四景，其中秋景畫屈原，被指稱為是：「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冬景畫七賢過關事蹟，也說是：「七賢過關，亂世事也。」遭致上怒的事蹟。故雖用具體事物來表現吉祥意義的觀念，在漢代已大為流行，如畫像石上的吉祥紋飾、瓦當上的「延年益壽」、「長生無極」等文字；唐代張彥遠（約八一五—八七五）的《歷代名畫記》和北宋徽宗宣和（一一一一—

圖一 明 邊文進 三友百禽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一二五）年間的《宣和畫譜》也均可見具吉祥意義的畫名，但至明代這類作品乃更為多見。

邊文進在明初成為宮廷花鳥畫的代表畫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其

畫風延續北宋畫院承襲五代後蜀黃筌（約九〇三—九六五）一派工筆重彩的傳統，展現「黃家富貴」的特色，亦融合了南宋畫院風格，筆鋒銳利，加入疏放的筆意。

## 三友百禽的繪畫面

邊文進「三友百禽」（圖一）款題：「永樂癸巳（一四一三）秋七月。隴西邊景昭寫三友百禽圖于長安官舍。」（圖二）雖任職於宮中未





圖五 麻雀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圖六 白頭翁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京。既在首都官舍所作，又收藏於宮中，想是特為宮廷而作之作品。

畫中以松、竹、梅和石為主要架構，二巨竹挺立在畫面偏右處，另一小竹與立石平行而出。巨竹下方梅幹橫過坡面延伸至畫幅外，僅梅枝於上方轉回畫面，伴以不見主幹的松枝數枝，穿插竹幹間，與立石、小竹

相接應。縱形成迴旋的動向，卻也帶出畫外之意，令空間感不為畫幅所局限。其間散佈共九十七隻鳥類，十分熱鬧，正是「百禽百聲音」，觀賞者也不免若聞其聲。各鳥類有著不同的色澤和組合，紅、橘、綠、藍、褐、灰、黑、白等色俱備，繽紛又變化豐富，熱鬧感倍增，具裝飾效果。又同

必表示作品都作於宮中，但本幅上除邊文進的鈐印和清宮印記十方外，再無其他收傳印記，或表示這是清宮直接接收自明代宮廷的收藏。並創作的一四一三年為成祖遷都北京前八年，一般習慣將京城稱為「長安」，故款題中的長安，指的應是當時的首都南



圖三 朱連雀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圖四 灰喜鵲與梅枝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圖二 款題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圖八之一 宋 馬遠 雪灘雙鷺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之二 宋 馬遠 倚雲仙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深度感，而是層層向上堆疊的佈置，用色也較〈梅竹聚禽〉的細膩溫潤顯得鮮明亮麗。北宋筆法隨物形所需而運行，勁挺緊實，邊文進則較展現筆的趣味性，有重複筆法，一如兩者中之竹葉、梅幹與坡石線條。且邊文進的筆鋒銳利，畫坡石、梅樹枝幹的輪

廓線和皴紋有著更明顯的提頓，筆意較疏放，若相較於南宋馬遠〈活動於一一九〇—一二二四〉〈雪灘雙鷺〉中坡石、〈倚雲仙杏〉中枝幹，以及夏珪〈活動於一一八〇—一二三〇前後〉〈溪山清遠〉（圖八）的坡石，雖具其風味，但更見鋒銳。

### 三友百禽的生態面

〈三友百禽〉除了在繪畫史上有邊文進傳世代表作的意義外，在生態的表現上也有其特色。縱是宮廷具吉祥意味的裝飾性作品，卻特以自然景致來表現，就在山林一隅，眾鳥群集喧鬧。且安排了真實的自然界中不可

時兼具吉祥意義，如松、竹、梅為「歲寒三友」，以耐寒不凋的特性，象徵高超的志節和品德，竹與梅列入了「四君子」之中。「竹」與「祝」字諧音，松又是長壽的代表，因有賀壽之意。所畫鳥類有些本身便具吉祥意義，如朱連雀（圖三）又名太平

鳥，象徵太平盛世；灰喜鵲（圖四）立於梅枝上，取「喜」字加上「梅」和「眉」同音，成為「喜上眉梢」；麻雀（圖五）是豐收的象徵，「雀」和「爵」諧音，代表爵位，有高升之意；白頭翁（圖六）喻意白頭到老。而鳥類的總數未達百卻以百禽為名，

取百為吉數，表現豐足之意，且既為宮廷所作，或也寓意「百鳥朝鳳」，以向天子致意。本幅的筆墨以邊文進承襲北宋畫院黃筌一系雙鉤填彩風格為主，工整細麗。但在構圖上不同於如院藏宋人〈梅竹聚禽〉（圖七）具前後層次的

圖七 宋人 梅竹聚禽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1 斑頸鳩 A, 1隻 Spotted-necked Dove
- 2 朱連雀 A, 2隻 Japanese Waxwing
- 3 小桑鳥 B, 1隻 Yellow-billed Grosbeak
- 4 烏鶇 A, 1隻 Eurasian Blackbird
- 5 綠繡眼 A, 4隻 Japanese White-eye
- 6 赤紅山椒鳥 C, 2隻 Scarlet Minivet
- 7 黑喉噪鵲 A, 2隻 Black-throated Laughingthrush
- 8 灰喜鵲 A, 2隻 Azure-winged Magpie
- 10 捕蛛鳥或太陽鳥 D, 1隻 Fork-tailed Sunbird
- 11 白喉磯鶇 A, 3隻 White-throated Rock Thrush
- 12 斑文鳥 A, 4隻 Scaly-breasted Munia
- 13 紅鳩 A, 1隻 Red Turtle Dove
- 14 粉紅鸚鵡 A, 2隻 Vinous-throated Parrotbill
- 15 八哥 A, 3隻 Crested Myna
- 16 白鶺鴒 A, 1隻 White Wagtail
- 17 灰藍磯鶇 D, 2隻 Slaty-blue Flycatcher
- 18 麻雀 A, 28隻 Eurasian Tree Sparrow
- 19 白頸噪鵲 D, 1隻 White-whiskered Laughingthrush
- 20 白背磯鶇 A, 1隻 Rufous-tailed Rock Thrush
- 21 橙腹葉鶇 A, 1隻 Orange-bellied Leafbird
- 22 白頭山雀 A, 3隻 Great Tit
- 23 鶺鴒 A, 2隻 Oriental Magpie Robin
- 24 紅嘴相思鳥 A, 3隻 Red-billed Leiothrix
- 25 大陸畫眉 A, 1隻 Chinese Hwamei
- 26 藍歌鶇 C, 1隻 Siberian Blue Robin
- 27 極北柳鶇 A, 1隻 Arctic Warbler
- 28 紫背椋鳥 D, 1隻 Chestnut-cheeked Starling
- 29 棕三趾鴉 D, 1隻 Barred Buttonquail
- 30 白頭翁 A, 1隻 Light-vented Bulbul
- 31 短翅樹鶇 D, 3隻 Japanese Bush Warbler
- 32 白腰朱頂雀 A, 1隻 Common Redpoll
- 33 小雲雀 A, 1隻 Oriental Skylark
- 34 黑臉噪鵲 A, 1隻 Masked Laughingthrush
- 35 大短趾百靈 C, 1隻 Greater Short-toed Lark
- 36 黃尾鶇 A, 2隻 Daurian Redstart

- A 與實際鳥種相符  
Corresponding to a known bird species
- B 有點寫意, 但能明確辨識鳥種  
Somewhat generalized, but still an identifiable bird species
- C 能辨識但仍有疑問無法完全確認  
Identifiable, but problematic and not with complete certainty
- D 只能粗略辨識無法確認鳥種  
Only roughly identifiable, bird species cannot be confirmed
- 尚未辨識出鳥種者  
Unidentified species of bi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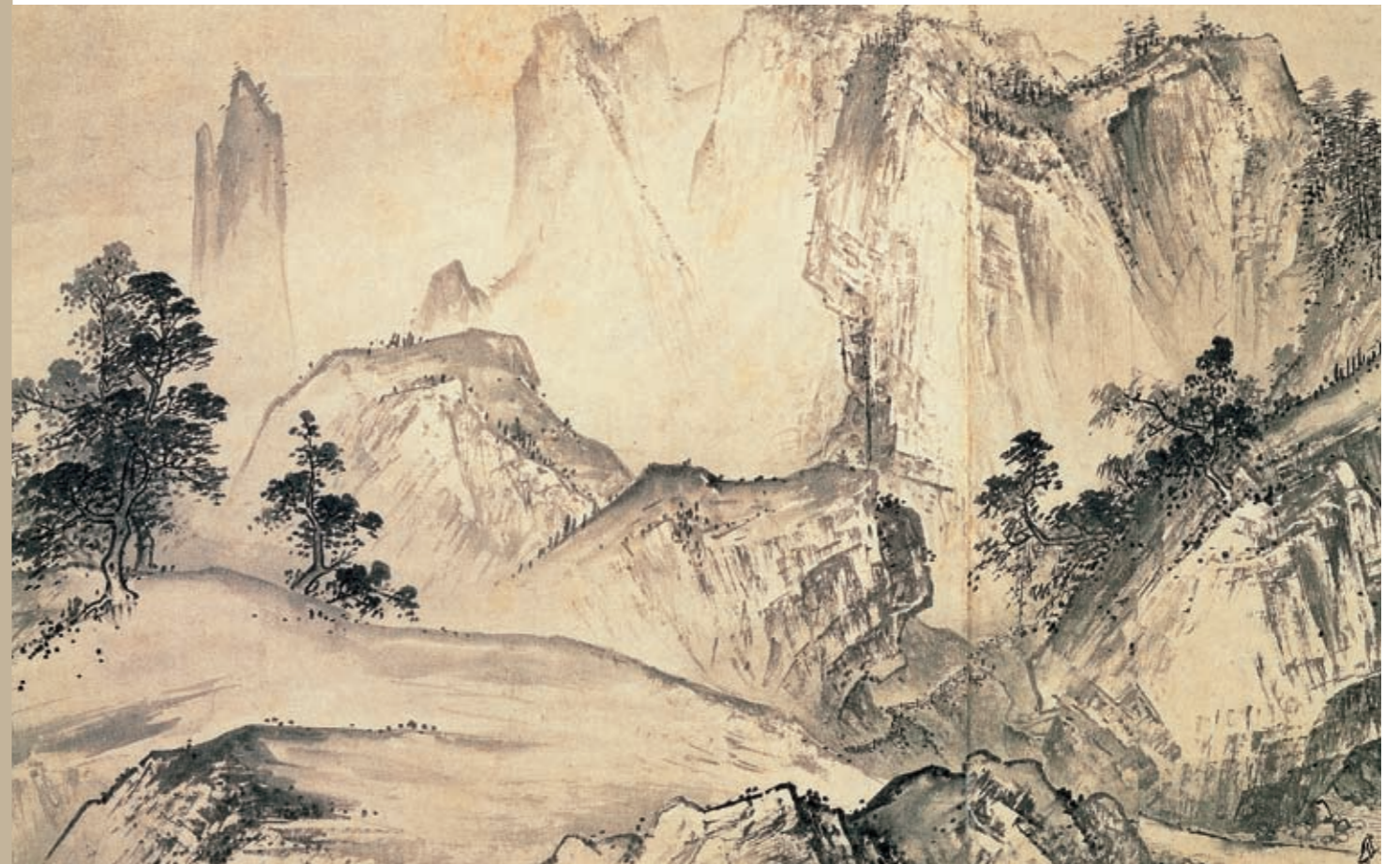
鳥種辨識 / 台北市野鳥學會 阮錦松 劉華森 李平篤  
繪圖 / 台北市野鳥學會 馮雙  
Bird identification: Ching-Sung Juan, Watson Liu, Ping-Du Lee (Wild Bird Society of Taipei)  
Drawing: Shaung Feng (Wild Bird Society of Taipei)

圖九 「三友百禽」線描圖

能這麼多種鳥類同時出現的景象，皆是作者經心之處。

為能明確辨識並標示畫幅中的鳥類，特向台北市野鳥學會馮雙小姐商借所繪「三友百禽」線描圖（圖九），並邀請阮錦松、劉華森、李平篤三位先生從生物角度加以辨識，計在九十七隻中，特徵完全符合，能確認鳥種者二十五種，未完全符合但能辨識鳥種者三種，僅能粗略歸類的六種，共八十六隻，餘十一隻則尚待辨識。其中在台灣可見的，有如麻雀、白頭翁、綠繡眼、斑頸鳩、紅鳩、斑文鳥和白鶺鴒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鳥類；普遍的留居鳥類有粉紅鸚鵡、棕三趾鴉和小雲雀；冬候鳥如黃尾鶇、短翅樹鶇和小桑鳥、烏鶇偶一可見；過境的鳥類中極北柳鶇較普遍，藍歌鶇和紫背椋鳥則稀有；朱連雀、白喉磯鶇和大短趾百靈是迷途誤入者；鶺鴒、紅嘴相思鳥和大陸畫眉則是引入參養的鳥類。另幅中雖也有八哥，但與台灣特有亞種的八哥並不相同。

衆多鳥類群聚畫幅中，飛行（圖



圖八之三 宋 夏珪 溪山清遠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台北市野鳥學會郭耿光攝影



圖十四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斑文鳥



圖十三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斑頸鳩與紅鳩 台北市野鳥學會郭耿光攝影



圖十五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白鶺鴒



台北市野鳥學會郭耿光攝影



台北市野鳥學會郭耿光攝影



圖十六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麻雀

感：編號十八麻雀（圖十六）的群聚  
咕噪，更為大家所熟悉。故作者在掌  
握鳥類各種情態之時，同時表現其自  
然習性，誠所謂「一動一情性」。這  
份經過仔細生態觀察再加描繪的精  
神，也反映在邊文進的鈐印：「多識  
於草木鳥獸」上，期許的心情寄意於  
畫幅中，將繪畫與生態之美並呈。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十）、停棲、眠息、理羽、鳴叫、行  
走、打鬥等各種動作俱備，也有直  
立、蹲踞（圖十一）、反轉、倒掛、  
回首等不同姿態，尤其多隻鳥類棲  
息的枝幹上，各有角度和姿式（圖  
十二），均使畫面充滿了生趣，然未

見雜亂，足見作者構思不易。又不論  
棲於地面或枝幹，皆各得鳥類生態之  
自然，如編號1的斑頸鳩和十三的紅  
鳩（圖十三）分別表現鳩鴿科鳥類樹  
棲和行走於地面時常見的姿態；編號  
十二的斑文鳥（圖十四）常活躍在平

地、雜木林、草叢和農田間，恰如此  
處情景；編號十一的白喉磯鶇展現的  
是鶇科鳥類喜歡站立在突出物上的習  
性；編號十六的白鶺鴒（圖十五）性  
喜在水岸邊活動，本幅雖未特別描繪  
水景，然確有其置身於水畔煙嵐之



圖十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飛行的綠繡眼



台北市野鳥學會郭耿光攝影



圖十一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 蹲踞的白頭翁



台北市野鳥學會郭耿光攝影



圖十二 邊文進三友百禽 局部